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魚齋堂文集卷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張鈞

集部七

兼濟堂文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兼濟堂文集二十卷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毅是編奏疏二卷序六卷書牘二卷傳誌二卷祭文論二卷雜著二卷樂府古今體詩三卷附年譜一

卷共二十卷喬介著述甚富其刻于江南有兼濟堂集十四卷刻于荆南者有兼濟堂集二十四卷刻之京師者有文選二集上下二編崑林小品上下二編崑林外集一編奏疏尺牘存餘七卷槜林三筆五卷此編乃詹明章所選而合刻之者喬介立朝頗著風節其所陳奏多關國家大體詩文醇雅亦不失為儒者之言雖不以詞章名一世而以介于

國初作者之間固無忝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兼濟堂文集原序

余生平無他嗜好惟嗜讀書常詠古人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為其言未盡蓋理無窮書亦無窮終其身悅懌其中焉耳十年不足以盡之也至於著書尤不可草草古之人皆先我而為之矣其可傳者能有幾孜孜矻矻一生仰屋徒為他人覆瓿之具良可哂也余自入籍以後未免效顰學為文辭丙午之歲彭士報吳伯其刻之於江南有兼濟堂文選共文二百餘篇庚戌

之歲胡同升刻之於京師有崑林小品共文一百三十六篇甲寅春日余自刻林下集八十一篇及秋抄兒輩又刻辛亥以前未刻者共文一百一十九篇已汗牛充棟矣其諫垣總憲奏疏稿共一百一十七道内閣奏疏十道嶼舫詩集近集共詩一千三十六首尺牘四六四册言理學則有聖學知統合錄五册小傳共四十八篇小論共四十八篇又約言錄一册其餘所著之書咯無關係者概不足述而要者有四書大全纂要孝經註義

删補高士傳雅説集多識集廵城條約風憲禁約唐詩清覽集訓蒙故事千文註解勸學彚編以上已刻易經合訂正説論性書鑑語經世編通鑑論鈔列女續傳九經衍義希賢録瓊琚佩語家訓彚鈔批評河洛淵源録理學諸儒語録合鈔吏治冰鑑録陸放翁詩選古文欣賞集古詩遺音趙夢白詩文選以上未刻此其大槩也顧自今以往余寧敢廢學哉宛平孫北海先生嘗致書於余曰易經四聖心傳春秋百王大法先生盍闡發之

余讀朱文公集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何敢管窺蠡測雖然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炳燭之光尤宜鞭策於末路臨深履薄勿使昏逸之氣得而乘之則書無窮吾心之理亦無窮余且終身誦夫子答子貢願息之篇矣甲寅長至日貞菴題於滙景園之冬日軒

文章未易言也古之以文章名世者皆有數十年之學力洗濯磨淬其心志而又與海内之賢人君子遊樂閒

其規切之語故能成一家言匪是者正可覆醬瓿耳余宦遊長安二十餘載職掌煩劇飲冰是懼公退思過不敢廢學故時為古文辭與海内言文者聲氣往來或者以為可教刻之江南數百篇而余自知甚明覺蹇跛之足策之不能前而宛委之藏窺之不能盡也亦惟有望古遥集而已矣辛亥抱病歸里參朮之外不敢求田問舍坐百尺樓下似可以讀書學為文矣而千指待哺未免室謫猶是傖父面孔也乃遠近知契時有扣門剝啄

聲以徵文為請夫余方欲焚君苗之筆硯而猶然飾媟毋以鉛華乎然終不能盡謝却者葢生長燕趙素有司馬子長之慕欲借此以求海内賢人君子之規切不敢以蓬蒿自封而甘為絶人逃世之行也陶淵明云請息交以絶遊此憤世之言耳豈余之心哉積久成帙兒輩恐其散失遂謀付之剞劂其間生死之際交友之情學問之術歲序之感雖未必有裨於身心而要以述其中之所見得其性之所近非盡酬應習套也倘邀長者之

惠不我遐棄而錫以昌黎之序則東野之鳴敢不奉杖

屨以從甲寅花朝日貞菴自序於滙景園之水鏡堂中

兼濟堂文集序

兼濟堂文集卷一

大學士魏裔介撰

奏疏

乞及時講學疏

工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開設

經筵日講以隆萬世治本事臣竊歷覽竹册自古賢聖之主未有不汲汲以學為尚者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傅說之於武丁諄諄勉勉是以刑措恭默致商周數百年磐石之業即後開創草昧多以馬上得天下然天姿首出往往從櫛風沐雨中語及詩書自造廬借箸時養成學問由是觀之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誠萬世久安長治之根本矣今

皇天憫生民久困水火篤生我

皇上應運開闢掃除兇殘
德施方外延及羣生臣竊於班行俯伏中仰瞻
天表輒舉手加額曰太平
天子也乃值此春元始和百度維新未聞與二三大臣
諮訪講學之議竊恐年歲既盛則嗜欲日開嗜欲既開
則聰明日消雖
神明生知之聖非愚賤下臣可管窺蠡測然少而勤學
古人比之日出之光與壯而努力者勞逸相倍蓰也前

此元年諸臣言及此者猶可曰有待而行今
御極五載内外遐邇引領翹望寸陰可惜所謂姑待明
日便不可也况衆詞林思皇濟濟中多賈馬自許之儔
諸輔臣黄髮皤皤咸有堯舜其君之願傾葵向
日不占而孚伏乞
皇上上念
鼎命付託之重下慰臣民瞻戴之思
立名大臣商榷擇日施行誠

宗社無疆之休

順治五年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請舉視朝大典疏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舉視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盛治事臣聞

聖君御世必圖長治久安貞士陳言要在防危慮患葢

櫛風沐雨馳驅於百戰之間則創業實難保泰履亨經

營夫萬年之策則守成不易是以古之帝王凜凜覆舟之喻兢兢馭索之憂誠恐驕恣之易生而晏安之為害也伏覩

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薄海内外罔不照臨可謂創業而兼守成亘古以來帝王之盛未之有也自昨歲親政仁義潤澤遍浹八垓

詔令溫和光溢四表然而綱紀法度尚須修明禮樂政刑實多缺失欲以立一代之弘規貽子孫之法守臣未

見其久而無弊也方今畿輔多失業之民吳越有水澇之患山左瘡痍極矣荒亡何以不清閩楚呼庚久矣兵餉何以不給若乃兩河困于畚鍤關陝疲于轉輸川蜀雖下善後之計未周黔滇不寧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最要仰煩

聖慮焦勞者也但高居靜攝不如延訪臣隣批答詳明何若親承

顏色臣查得舊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

之朝有外朝有內朝臣亦不敢謬執故例煩瀆
聖聰惟是逢五日期
駕臨正殿乞
朝見羣臣從容晉接部院科道本章應實封者實封應
面奏者面奏辭朝謝
恩等官應引見者引見應陛辭者陛辭得以咫尺
天威親聆
睿語則大政大事雷厲風行凡屬臣工孰不爭自磨礪

以副

皇上圖治之意如是而上下之情通交泰之運闢君門

無萬里之嗟卜歷有金甌之固矣倘臣言不謬伏冀

天鑒早賜施行

順治九年七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禮部議奏

褒錄幽忠曠典疏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褒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

聖聽乞

發該衙門再加體訪以勵臣節事臣聞遲遘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裾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

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
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
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
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
失御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
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
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綿竹力疾
苦戰若卞壼之死於清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横尸闕下

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

上帝所矜憫

聖朝所嘉嘆者也伏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駕軼前代為

憲後昆而昨奉

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為化導之

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

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胤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

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勛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宫侍衛周鏡司禮監内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

皇上將臣所奏

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諸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倘體訪既明即行

題

請宣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薦於
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
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葉矣
順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著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敬抒管見疏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

聖主虛懷下詢微臣敬抒管見仰佐
睿慮萬一事臣昨捧讀
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臣跪誦之餘喜懼交
集喜則喜生逢
堯舜立見太平懼則懼迂陋無知捐糜莫報敢不盡竭
向日之誠稍補袞衣之闕顧我
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六
月以前尚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而入冬以

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胥慶遠邇如一
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覩矣顧安所得
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雖然
皇上既側席虛已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
違懷仁負義之戒謹將條議數事開列于左伏冀
皇上矜宥愚蒙俯賜省覽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者
置之爝火之光諒無補於日月消埃之末當不拒於崇
深矣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　觀唐史所載玄宗號為英主爾時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令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玄宗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　願

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見在足用

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學於甘盤訓於傅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尋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修廢之故斟酌損益行之以協于大中至正今我

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玩

講求者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真德秀之大學衍義丘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紬繹見於設施以致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創之君無不欲六合一家卧榻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武閉玉門之關孝元罷珠厓之郡豈不欲誇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畧良以中國虛耗不遑窮討先内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不患

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乞

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

勅下行間將帥原係從前已得地方為賊竊據者宜速

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

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

大帥儲糧飭備俟吾輓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

至於反覆變亂勞

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帝堯之
命皐陶曰刑期於無刑而皐陶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唐太宗語侍臣曰朕以死刑至
重故令三覆奏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
降以後若有詞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熱審
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處決重囚須從
秋後無得非時以傷生意三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
三覆五奏毋輒行刑其事例開載極詳若決不待時者

必係極惡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以
人命至重示
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
皇上泣車解網在外者尚循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者
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槩立行處決萬一其中有情
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有干
天地之和仰乞
皇上體

上帝好生之心
勅下刑部詳查自古以來覆奏矜恤舊例即賜施行
仁德如天刑措可致矣以上四欵不過平常之論然於
聖躬稍有關切故敢冒昧妄陳仰冀
天鑒俯採因條條對
聖諭字數逾格並乞
寬宥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順治十年正月十四日奉
聖旨這所奏有可採處該部確議具奏

士習隳靡已久疏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士習隳靡已久
聖明鼓勵方新仰祈
端風尚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事臣聞為治以人才
為本人才以教化為先師道立則善人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我
皇上重道崇儒十年以來濟濟得人昨者痛念夙弊雖
清思與丕變
天語諄諄告示天下官吏師生恪奉遵行又
命詞林近臣督學直省部屬卓品秉憲分鐸海内誰不
喁喁向風而臣以章句小儒夙昔有慨於中者敢因
上傳而推廣言之伏冀
省覽採擇謹逐欵開列於左

一孝經為先師孔子手定之書至德要道百行之首自
天子至於庶人孰不以孝為根本在昔有漢之世下至
虎賁猶能誦習迺明代不以取士實為缺典今請
勅下禮部行各督學院道頒行士子肄習凡科歲兩考
及鄉會場俱命題一道以見我
朝敦篤實行得為治之大原
一教官闒茸已久良以歲貢多係日暮途窮無志勸勉
而舉人之就此途者不過以寒氈為借徑故克自振拔

者亦少又近例以歲貢之無薦者陞佐貳官恐其後愈趨愈下今宜稍倣明朝初制舉人教官訓導有方解額中多者為上上考每省超拔一二人與有司一體考選而訓導之年深無薦者力足有為則升以經歷年過六旬則竟准致仕凡以作其鼓舞之氣而養其廉恥之心一朝廷懸功令以取士程墨儘可觀法原期窮理致用豈欲勦襲陳言乃習俗相沿坊刻充棟士子不務實學專以記誦謄錄苟取科第

國家安得真儒之用故臣常謂明初人才所以盛者以其務實學而其後衰者濫時文誤之也今請

勑下禮部將坊刻時文嚴行禁止每歲鄉會試後禮部選墨卷清真典雅者咨行江南學臣發刻以為程式除經書墨卷古文講義外書賈私刻時文士子私選時文者聽部科督學等官

題參究治其學臣考取優卷刻者不在禁例

一學宫傾圮況連歲多雨損壞必多有司俗吏不知敎

化爲爲治之本徒以征收鞭朴爲能坐視不問今請
勅部轉行各督學院道督催有司將脩學銀兩照數給
發取學官收支文卷查考其額銀不足則益之以學田
師生空缺等銀學宫脩廢即以定提調官與學官優劣
之一班

一廩膳生員

朝廷作養優於增附選之不嚴則歲貢多不得人往時
每以一等無人二等亦得幇補自今以後宜請

嚴加申飭非考居一等者不得頂補其歲考試卷定為書藝一篇經藝一篇論一篇科考試卷定為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策一道論策題目只在通鑑性理兼以時務俱不得場外補寫如係場外補寫者部科訪知將提學官糾參

一忠臣孝子節婦鄉賢之事實為教化之綱領舊分隸於學按兩院今按差止息前項應歸學臣事係小節者

待復

命舉行其有綱常攸關足為萬世瞻仰者不妨特疏入
告學道無自題之例即轉詳撫院題請
一無志生員既入黌序置書史於高閣考居六等希圖
發社仍然荒廢下次告病補考鑽營平等不過影占差
徭今後考居六等者黜落之後不許仍借發社名色兩
次五等者亦行黜退年未四十以上非真疾病者不許
告衣巾以圖優免庶有合於
上傳嚴為降黜勿得姑留之

旨果能讀書自新者聽其另考豈患不進

一學臣考試每歲旌奬德行生員其實雖難稱然亦須擇其稍相近者往歲惟憑學師開報豈盡得人今宜令廩膳公舉若不係公舉者不在旌别之列其妄舉匪類者日後查出聽學臣究處至不肖濫進總由保結不嚴今後倘有奸惡之徒廩生保結進學日後被人告發事在未入學以前者一體黜革

以上諸欵于意雖迂于時則切倘從實舉行勿為文具

其於
聖朝興學育士之化未必無小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
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定施行
順治十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重孝經禁坊刻有裨學政併各欵俱有可
採都著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流民死傷堪憫疏

工科左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流民死傷堪憫乞

勅督撫責成有司速加拯救並懇

聖恩大發賑濟事自連歲以來水災頻仍直隸河北山東被患尤甚益直隸北四府當圈占之餘民已無田無家不過傭作旗下苟延衣食今水患之後不惟地土漂沒並廬舍亦隨流而去旗下有地者且嗷嗷待哺是以窮民益無以為命頃有人自畿南來者臣細加詢問云

流民南竄有父母夫妻同日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刮樹皮抉草根而食者至於僵仆路傍為烏鳶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且京城内外鵠面鳩形比肩接踵雖

皇上有粥場賑濟尚且不能周徧何況直隸山東河朔之閒既無粥場賑濟或因稽查東人不肯收留有獖首之哀無中澤之集興言及此真可為流涕太息也 臣昨見直隸總督馬光輝安置流民一疏内題元城 知縣姜

希𨍏等存活多人使有司盡若希𨍏等豈非實心為國
循良愷悌然而流民所至寧止大名四縣之外豈其獨
非令長而為民父母者乎彼其申報原無外來人民者
恐尚未盡子惠之道也仰乞
皇上勅下督撫嚴飭有司凡流民所至不行收恤餓死
其地方者即係不肖之官
題參斥革若設法安置如姜希𨍏等者一體飛章
奏聞造冊報部分別安置多寡准作優薦正薦兩等其

所安置流民萬一有投充東人混入後日事發查報冊
有名免治居民以隱匿之罪如冊上無名者則照舊論
罪
皇上天語一申之閒勸懲昭然有司將鼓舞勞來之不
暇矣抑臣更有請焉昨秋
皇太后發銀八萬兩賑濟京城內外滿漢軍民
皇太后之鴻恩即
皇上之鴻恩然天下感

皇太后與
皇上之鴻恩尤望我
皇上體
皇太后之心而再施此鴻恩也仰祈
天慈曲加矜憫或發内帑或動太僕馬價銀兩或借工
部修葢銀兩大沛
皇恩特遣滿漢風力官員東西二路沿途接濟諭以
朝廷德意務使流民得全性命隨地安插入籍或願赴

河南山東興屯道墾田者即給以信票路費差人送至
道廳官編附屯丁在
皇上捐數萬之金可活數十萬人之命民既得生為
皇上墾地納糧元氣充固實
國家富強之本其報
皇上豈止數萬金而已耶伏望
垂念饑寒赤子流離泥塗死在旦夕即
渙大號濟此遺黎庶德澤布而愁怨息陰陽順而風雨

和普天率土共效三多之祝不止小臣簪筆以紀盛事而已也仰希
天鑒施行
順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這本沿途賑濟隨地安插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著作速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庶常散館在即疏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庶常散館在即仰乞

嚴加考試分别授職以重清華之選事竊照

國家倣明朝舊制改進士為庶吉士設官教習給以廩餼非徒虛糜歲月而博養士之名也將使之博學多通練達時務以真學問為真文章以真文章為真事功庶

朝廷得食其報可共佐太平耳然欲得真才而用之必

先嚴其分别分别既嚴雖未必人人皆大受之器庶幾

拔十得五以編檢用者他日可望以房杜之業以臺諫用者他日可望以韓范之績矣不然學業未就雖居詞林而無啟沃之助居臺諫而無經濟之猷恐左右侍從之班非濫竽藏拙之地也故臣以為欲得真才不如慎之於始謹按會典所載明朝舊制每科考選庶吉士不過二十人散館之日留不過三五人逮其後而所留漸多非舊制矣今壬辰科庶吉士教習已久散館在即臣請

皇上勅下內院諸臣酌量人數嚴加分別其學問優長品行謹愼者授以編檢科道官其品行謹愼而學問微不及者授以部屬等官間有學問品行俱無足取者是則有負

朝廷之作養矣即宜罷去不敘至丁憂未經教習給假久曠學業者難與現在讀書諸人一體陞除應作何分別除授並乞

皇上勅下院臣議為定制以垂永久者也

順治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著詳確議奏該衙門知道

請定督撫舉劾疏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事臣竊
見我
皇上邇來留意吏治凡
黜用督撫等官必再三詳審而後用之葢知人之明雖

古之帝堯不能過也然

皇上之所以慎用督撫者以其為直省民命所係得其人則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百姓不安故不厭其諮詢耳然而督撫安民之大務莫過於舉賢劾不肖乃年來止息巡方御史凡一切事務歸併督撫而舉劾之典例未經奏明則督撫不便於遵行將吏治何日清民生何日泰乎臣考吏部職掌開載撫按官員凡在地方未及半年有丁憂養病者俱不許一槩舉劾有陞遷者所屬

地方恐巡歷未周除貪酷異常查訪得實者許不時論劾奏請此外如果知見未真亦不必循例舉行葢舉劾之典若是其慎也豈我
皇上銳意圖治之時而可不著為一定之例乎臣請自今以後凡督撫官員除境內貪酷不肖文武官員不時糾劾無定期外若督撫丁憂養病者應照職掌所載不許舉劾督撫降處休致者不許舉劾惟是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滿二年者舉劾文武二次凡文官

遇朝覲年武職遇軍政年既有舉劾則不必另行差督撫在地方既久方能知有司之賢否且一年一次以督撫而兼當日廵方之事規條既定庶幾留心採訪於以察吏安民激濁揚清實為至便至於吏治不清全由衙蠹作奸侵漁小民舊例廵方所到必行訪拿今其事歸併督撫豈可不力除民害但此么麽之輩例不足以污

辱簡牘請乞

天語勑下督撫照舊一年嚴拏一次年終造冊將蠹

犯罪名贓銀分報部院該科以憑稽核如有狥庇無所
拏懲者該道府廳即以罷軟不及注其考語甚者立行
題叅如是而人心警惕清吏治而安民生或不負我
皇上慎用督撫之意也如果臣言不謬伏冀
聖鑒勅下部院確議覆奏施行
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部議奏

興教化正風俗疏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爲興教化以正風俗事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頽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倡優之徒服色豔麗負販市儈之伍輿馬赫奕庶人之妻珠玉炫燿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事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燬生不爲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婆娑跳神不厭數四創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

府州縣簿書敲朴視鄉約六諭之教為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侈靡蠧耗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嘗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構有司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為僧違者治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田而

國家收富強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旌善懲惡之事
春秋修舉勿視為故事則民皆有淳朴向化之思矣
順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題二月二十一日奉
旨禮部知道

殉難事同一例疏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題為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仰祈
勅部再察准與䘏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臣聞忠臣

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

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既沒之幽魂凛凛生色於九原也我

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内特發

上傳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察明末死節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俱蒙褒䘏

於以扶植綱常真昭示萬古之懿典哉諸臣為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真而未經褒錄者獨遺太僕寺寺丞申佳胤一人臣竊傷之夫佳胤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間豈可假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容再議然佳胤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真最確無疑未可以自

縊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
府與臣所保俱為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
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讚誄
之者則已久矣臣見
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
俱命殫思博採故敢補牘再陳倘孤臣姓字不致湮沒
無聞邀一視之曠典列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

裨益風化之一端也

順治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奉

旨禮部知道

善世化俗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

頒賜

御製諸書以善世化俗事臣聞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

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者有忠信誠慤以涖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粱肉也藥石偶一投之粱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養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以後治術之近古者蓋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之道然考其施設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將相舊臣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

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寧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況我

皇上平日事事欲以堯舜為法不屑屑於二君者自受

命御極以來十三載於茲矣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

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措禮義未興又且災異迭見

皇上晝夜皇皇以三過自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其

效臣以為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教化為急
深恩厚澤以結天下之心也葢固結人心者所以祈
天永
命而祈
天永
命所以報答
祖宗今刑獄日繁而禮教或缺士乏廉退民過嚚淩非
諄諄訓廸又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面蒙

皇上賜讀戒殺彙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夫豈不知律有明禁而復假書以為勸戒者誠以法之及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民皇上欲教養而生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皇上御製有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恒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遏惡揚善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仁恩廣暨遍賜羣臣其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等書仍懇

頒發直省學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孜孜然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黙轉其不肖之心將見風俗淳美刑罰止息遠追堯舜近邁漢唐好生之德同符
天地
鴻號豐功書之史冊垂麻萬世無窮也雖然臣更有請焉孝經一書臣往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頭場出題禮部覆疏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寶遵行再請

勑照前議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楊繼

盛之忠業蒙

皇上殊褒刻表忠錄以勵言官若

御製序文似宜鐫碑祠前寵慰幽魂且以風動後來節

義之士統惟

睿照施行

順治十三年四月初七日題十一日奉

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立久任知府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立久任知府良法以佐太平事臣觀三代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刺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

也明初猶倣此意迨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我
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即有賢守輕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為自今以後知府俸深有薦應陞副使者即加副使職銜服色仍管府事督撫按監司等官即以副使禮遇之若俸深有薦應陞之時與各副使一體論俸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

政論倖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有
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
任得久庶盡心民事吏畏其法民安其業遠追漢代之
盛不難也雖然知府為表帥之寄捕盜分之同知刑獄
分之司李知府皆得以兼之而有司賢否尤為緊要自
今督撫按薦劾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責之知府
庶事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愈有裨益也如果
臣言不謬伏冀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吏部議奏

清學校培真才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嚴清學校以培真才事臣竊惟古今人才全視學校之作養故經學重而兩漢治清談盛而晉業衰元有

太極書院之建明有性理大全之修所以人才輩出治

登於古也然教之之法固貴詳明而又在司鐸者之得其人講求實學使士子理明業治處則為醇儒出則為名世庶可望長久之治矣今自明季以來學校大壞為之師長者率皆學問踈淺日暮途窮之人又志趣齷齪行止卑鄙不知德行為根本其稍課以文詞者便可謂勤於業矣甚非

國家崇勵學宮之意也臣聞歲貢考中教職者尚有二千餘人闒選無日而

廷試之卷吏部諸臣云有不通之極者以此教士徒為士子之蠹而已臣請

勅下督學將見在教官每年嚴考一次文藝上等者再察其德行開送備薦文藝中等者如德行不虧准照舊其文藝下等而德行無稱者送撫按題請罷斥回籍庶教職稍為澄清乎進學童生名數雖經題定尚覺太多大縣四十人再請減去十人中縣二十五人減去五人小縣十二人減去二人總期收取真才不致冒濫至於

坊刻時文屢經禁止刋賣如故請
勅在京巡城御史及江浙撫按再加嚴禁如有刻賣者
定行究治前代大儒如河津薛瑄餘姚王守仁闡明良
知復性之學實為孔孟嫡傳宜令禮部取其全書删繁
就約發學臣刋布各學觀覽講究我
朝作人之雅化行且比隆古昔又何至臨事有乏才之
嘆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十八日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禮部知道

請立限田之法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題為請立限田之法並察荒土計口分授以重農功以復王道事臣聞漢臣王吉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公卿大夫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舉明王於三代之盛者也豈三代不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

民為根本之圖故其丁寧告語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纎至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茍師其意而不泥其迹何治之不古若今

皇上秉聰明睿智之資心與天應動為民謀念天下甫離明季兵戈荒歉之虐瘡痍未息多方拯救日無寧晷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税問疾苦協氣既應風雨以時民無阽危之憂有室家之樂矣然而財用匱乏未有長遠之計補偏救弊終是茍且之術若欲定一代養民之制

使其各有本業務於田里樹畜而無兼并之害則莫如立限田之制自秦并天下壞井田其後富者田連阡陌或至百頃或至千頃貧者乃無立錐之地富者日富貧者日貧貧者無田代耕富者之田終身胼胝甘為厮役田減者役反重田增者役反輕農民重困天下之亂每由此生夫井田決不可復是以漢之大儒董仲舒斟酌古今之宜說武帝限民名田以為更化善治之本何武師丹並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之

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者未嘗不憤惋歎息以為斯民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也今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授祿既已合於成周之法連歲以來天下初定田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強之兼并者尚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旦在皇上一振舉耳臣以為漢人名田宜酌定其制凡公卿大夫士庶人及庶人之在官者以爵位為等殺地有限數不得踰額如庶人農工商賈不得過五頃舉貢生員

不得過十頃九品至七品不得過三十頃六品至四品不得過四十頃三品至一品不得過六十頃其制前所買勿論自頒制之後有不遵禁令踰制者罪之富民佔田既少則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於以均貧富杜侵漁除衰世茍且之政復古先聖王之法誠無以易此也　臣又稽之於古唐初定天下計口授田謂之世業即是限田之法最為善制而今游民末作甘於惰窳不務農業各直省荒田過半若待其自墾則成熟無日

宜令各道監司督所在有司察所管地方無地之民若干户口貧而無資者自二十畝以至五十畝或百畝富而末作者自五十畝以至百畝或二三百畝授之開墾永為世業不過二年天下荒地盡行開墾民富而賦足定滇黔取川蜀可鞭撻而服也然後興禮義起敎化漸致刑措祈

天永命以追唐虞三代之盛不亦休乎臣聞一代善制定於開創之君限田授業所以重農務富元元乃古聖

治天下相傳之要法致天下之第一事也惟

皇上明斷於中

勅下諸臣詳議施行即書之史冊傳之後世知

大聖人之所爲高出於古人萬萬也爲此具

題

順治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奉

旨戶部議奏

兼濟堂文集卷一